孤悬漠北的怀远城像是一根钉子，死死扎在苍茫的漫天昏黄之中。尽管周围环绕着的漠北罕有的绿地与水源让她有了塞上江南之称，却和实际上的江南也相去甚远。哪怕是盛夏三伏，入夜后的寒气也如冰霜一般销魂蚀骨。加之全年不休的凌冽风沙，若是裸露着肌肤迎面相对，便如千万利刃劈头盖脸，将人刺得体无完肤。加之近来连年征战，城池在燕然与景国间数次易主，百姓早已四散逃难，十不存一。如今的怀远城，每日只听得马蹄踏过的震颤，兵戈相击的铿锵，已然从当年的漠北最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交战一线的军事要塞。

据上一次灵隐召开北斗会已经三年了。三年间，景军与燕然军反复拉锯，终于攻下怀远城，作为嵌入漠北的桥头堡，站稳脚跟。原本天玑-陆定坤便常驻于此，加上驻军怀远的龙城军将领，节度使周知剑是前任瑶光周知琴的弟弟，龙城军南征北战的伤患也需仰仗瑶光一派的花灵术协助治疗，因此北斗会定在长安以北千里之外的怀远城。

虽然景军近来一路高歌凯旋，收复失地，战线已经接近元昭年间的边境，士气也愈加旺盛，此次北斗会气氛却颇为凝重。这是三年来第一次有北斗战死，瑶光-周知琴在平凉行营的花灵馆遇到突袭，为了保护伤兵力战不止而死。虽然未知敌人的目标是刺杀北斗或是袭击军营制造混乱，但从她所用荆棘鞭上留下的血迹来看，敌人必有天干妖上位的实力。此外，最近数月在景国腹地也接二连三出现了妖制造的混乱，在江宁，庐州，钱塘，江夏等地都造成了巨大破坏。经灵隐事后的调查，至少有天干妖或者复数地支妖参与了行动。敌方越来越频繁的骚扰令地方官府和驻军头疼不已，而在北斗会与朝廷看来，更是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

此次北斗会，除了汇报近况，通知众人备战之外，还宣布了两项人事变动：知琴战死之后，空缺的瑶光暂时由妹妹知棋候补。知棋继承了花灵术血脉，在瑶光候补任上已有三年，也曾独自击杀过数个地支妖，早已具备北斗的实力。若在候补期内工作得到北斗会认可，或是击杀天干，便可继任北斗。而另一项便是已经空缺两年的玉衡由颜朝洛继任。纵然朝洛的父亲颜如松在二十年前也曾担任过玉衡，但朝洛还未经历候补就当上北斗已经是数十年罕有的孤例。不过既然能使用水灵术的空间结界，也击杀了天干-辛，担任北斗也是顺理成章。

初夏六月的黄昏，已是戊时三刻，太阳渐渐沉没地平线上，尚未完全隐去血红的光晕。几次三番的征战后怀远城已是千疮百孔，宽逾四丈的城墙也难得有一处完好的落脚之地。颜朝洛倚在女墙上，出神地望着地平线尽头起伏的贺兰山脉。耳边响过呼呼的声音，不远处荒草起伏，凉意渐渐随着夜色降了下来。

“暮湘，起风了。”

颜暮湘躺在一旁箭塔的垛墙上，夜风拂过，扬起起缕缕青丝。她望着天空，像是若有所思：

“连日沙尘，难得有个晴天，不仅月色皎洁，繁星也终于现身了。”

“记得刚记事那年中秋，母亲带我们出门去逛庙会，指着天空教我们念，天街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都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

“是啊，都已经这么久了。”一声不响地，暮湘已经迅速翻身跳下箭塔，悄然站在朝洛身旁。”朝洛都已经长得比我还高，成了挺拔的男子汉了。”

“唉……”，朝洛长叹了一口气，”如今牵牛织女还是那么亮，北斗却只剩六颗星了。”

暮湘的眼神黯淡了下来，低下头默不作声，却伸手抓住朝洛的袖子。

“这么多年一直靠姐姐保护我，照顾我，真是辛苦姐姐了。现在我终于成为北斗，可以保护姐姐了。”

“朝洛，别说了。”暮湘伸手想要捂住朝洛的嘴，却被他接住，转过身反手一拉将暮湘抱在怀里：

“知琴的惨剧不会有下一次了。从今往后，大家都由我来守护。”

“什么嘛，小屁孩，刚当上北斗就这么膨胀，都快忘记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有志者，事竟成。当年我练习偷懒的时候姐姐你可不都是这么说的吗？”

“姐姐只想要你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

“相信我。”胸前的衣襟传来了温润湿热的触感，环绕着暮湘的双臂抱得更紧了。

引子-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完

第一节，生离死别

景朝开国一百二十余载，历经五位皇帝。今上元昭帝虽无开疆扩土之武功，励精图治之雄心，作为守成之君治下社会也还算井井有条。靠着历代先帝打下的疆域，创建的常备军和积累的威望，景朝相比四周邻国也是绝对的强国。虽与燕然，南诏，高丽，吐蕃，突厥等诸国偶有摩擦，也都靠边军就一一化解，朝堂之上已经久不闻兵戈。

八月，中秋已近。关中的暑气还未散尽，商州府一副歌舞升平。正好错开两季秋收，百姓们正忙着制作装饰与糕点，满心期盼着几日之后的庙会。颜家祖宅就坐落在商州府城外约莫二里的官道旁，男主人颜如松自从三年前辞官后，就举家从长安搬回祖宅，一面在商州府做些生意，一面与夫人李廷瑜一同习文练武，教育着颜暮湘，颜朝洛姐弟俩。

元昭十三年原本并不是个特别的年份。虽然二月河东道并州辽州大雪，四月陇右道临洲甘州蝗灾，也都是每朝都会经历的事情。只是从五月起，飞来颜府的信鸽就多了起来。颜宅与普通殷实人家相比，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院子中有一处专门的鸽巢，养了十数只信鸽。平时大约每隔旬日会有信鸽出入，可近来鸽巢却大门敞开，两三天便有信鸽来回，甚至有一日之内来回数趟。也因此，颜如松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多，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了。

饶是如此，中秋将近，面对一双儿女的热切恳求，加之八月来信鸽渐少，最近几日都没有新着消息，颜如松还是答应带他们一起去庙会，也早早地在家中开始准备各色果物点心与应季衣裙。十五那日更是从起床便开始准备，及到寅时过半，收拾了当，夫妻二人准备带姐弟俩出门。

颜如松先出门去，却发现原本是晴天，也未到日落之时，天色却格外暗淡，像是被沙尘遮住半边天空。接着是大地隐隐震颤，一起一伏的节奏像是马蹄奔腾而过。很快从北边隐约传来战马嘶鸣，颜如松赶紧打开鸽巢，装上藏在鸽巢中的紧急脚环后放飞所有信鸽，接着紧闭屋门退回内室，找到夫人和一双儿女：

“廷瑜，赶紧带着湘儿洛儿躲进密道，切记每隔十步灭掉灯盏。密室中的物资至少够你们坚持一个月，组织很快就会来接应的。”

“如松，你怎么办？”听到这番吩咐，见到颜如松脸上表情，李廷瑜马上明白了形势已至生死攸关。

“燕然妖众此行，必不会放过我。我引开敌人，你好带着湘儿洛儿离开。”

“你独自行动凶多吉少，何况我也曾在灵隐多年，倘若有妖首见你独自一人，定会生疑。我和你一起去！”

“你也一起来，湘儿和洛儿怎么办？”

“密室层层机关几乎万无一失，少一人物资也能坚持更久。只有我们引开敌人，才是湘儿洛儿活下去的希望啊！”李廷瑜边说，边匆匆收拾了些鞋帽服饰塞给呆呆站在一旁的姐弟俩：“湘儿洛儿，带上这些躲进密道。记住十步一机关，灭掉灯盏，千万不能往回走。”说罢不由颜如松再反驳，便拉着二人走进卧房。按下机关，沉重的木床移开，露出密室入口。

“湘儿，照顾好弟弟！”廷瑜不忘叮嘱。

“湘儿，洛儿，爹对不起你们，多坚持几天就会有人来接你们的，那时爹再带你们去中秋，去元夕，去端午，去哪都听你们的。”

“湘儿，洛尔，爹和娘都爱你们。”

八岁的颜暮湘和六岁的颜朝洛来不及反应发生了什么，就被母亲推进了灯火幽暗，长得仿佛看不见尽头的地道。随着地道门关上的沉重声响。两人只能牵着手一路向前走去，在重见天日前，开始了漫长的密室生活。

在《景书》里，关于颜如松的记载只有百官一节记载了曾任羽林中郎将，在元昭之变时与其妻死与商州的寥寥数语。不过灵隐在调查后，记录了他和妻子与妖众周旋，如何拖延时间让附近百姓尽量逃命，在击杀两只地支，重伤天干-丁后力竭战死，至死不屈。

第二节，四面风烟

中秋附近出现在各地的几起凶杀并未引起官府太大注意，虽然死者都曾是朝廷官员或是一方望族，毕竟各家相隔甚远，且都未在周边引其太大动静，仅仅是宅邸被毁，在场家人悉数身亡。当然，也许是因为有更大的混乱接踵而至：

八月十五，任河间，博陵两镇节度使的高思禄突然起兵谋反。高思禄原是高丽人，幼时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景国。四处游历熟知风土人情后，在河北道当了地方官的幕僚，并靠着处事圆滑一路高升，成了前朝皇帝的宠臣。元昭帝即位后虽不甚喜欢他，却迫于其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不便妄加处理，只好发往其起家的河北道任节度使。没想到原本为了眼不见心不烦的外派边疆，却酿成养寇自重的大患。高思禄起兵后，并不如普通人所想一般第一时间引兵西进，而是首先率军攻向范阳。原本范阳城坚兵强，本该有一场恶战，谁知当夜范阳节度使就在军中遇袭暴亡，节度副使未作抵抗便向高军送上降表。高思禄集合三镇兵马共计十三万有余，对外号称三十万大军，浩浩汤汤向西开来。

仿佛是早就与高思禄商量好一般，河北狼烟刚起，突厥，燕然，吐蕃便纷纷相应。且诡异的是，每每景军与敌接战之处，都有敌人混入景军袭击与外敌里应外合：云中要塞外不远是景国与突厥交易设立的边市，正值秋高马肥之际，每日都有数千胡汉商人在此往来贸易。谁想此时胡商皆为突厥精锐所假扮，在边市上突然大开杀戒。其运输贩卖的货物也都是由武器军械所假扮，数千精兵很快集结在云中城下。同时，城中也混入了敌人，不仅在军械库，营房防火制造混乱，还杀进帅府，刺杀了驻云中的宣威将军。虽然将士拼死抵抗，敌军趁乱破城，来不及列阵迎敌，至次日为止，云中城破。突厥大军很快从南下，三日后从云中入关，挥师直逼太原。

怀远则是燕然进攻的最前线，好在怀远城坚兵强，面对燕然大军集结也早有准备，仍免不了被敌军潜入城里，主帅冠军将军在袭击中重伤，暂由副帅云麾将军指挥。吐蕃边境上的松州也迅速卷入战火。松州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在敌军混入城中，在夜里刺杀主帅，打开城门后，便很快沦陷了，且支援的景军也在松州城下损失惨重。吐蕃占据松州后，大军迅速席卷剑南道，一路往汉中攻去。

景朝承平日久，自高宗朝后，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战斗。除了边关要塞的百战精兵与重镇守军之外，各地驻军早已将不知兵，兵不习战。高思禄叛军在河北，河东两道如入无人之境，沿路各府偶有抵抗，主官大多闻风而逃，甚至加入叛军助纣为虐。九月初，叛军便进军太原城下，与突厥可汗拔斯巴率领的大军对太原城形成南北合围之势。三路敌军寇边的消息从八月二十日起陆续传到长安，先是高思禄起兵反叛，突厥入侵，云中破城，太原告急。元昭帝忙任兵部尚书刘归义领御林军三卫东出驰援太原。第二日松州遇袭的消息也传来，龙城军节度使周令仪奉命率领正在京畿休整的龙城军南下，并令剑南节度使率军从益州北上，两军夹击吐蕃军于汉中。怀远围城的消息三天后才传来，此时京畿除了长安守军已无可调之兵。好在怀远城防向来坚固，城内给养军械均备有数年所需，只能传令朔方节度使领军救援。

太原围城持续了两月之久。起先突厥与叛军从城北与城东轮番攻城，无奈太原城防坚固，将士习兵知武，久攻不利。到九月下旬，两军决定各领主力，一支南下攻洛阳，另一支向西入函谷关，只留偏师围城太原。太原守将眼看敌军主力已撤，城下多是老弱病残，一时冲动便开城领军出战，却中了敌军埋伏。太原军虽英勇善战，与数量优势的叛军对阵都不落下风，无奈以步兵为主，挡不住突厥骑兵的反复冲杀，最终全军覆没。城内残存的守军又坚守了接近一个月，但毕竟人数捉襟见肘，且多是老弱，哪怕临时从城中百姓征调壮丁也无济于事。十月十九日，太原城破。驰援太原的御林军三卫集结完毕，准备好粮草辎重，从京畿出发时已是九月下旬。行至陕州，前线便传来太原失守的消息。刘归义只得退兵至函谷关，由于黄河改道，函谷关已无险可收，援军只能依托地势且战且退，一路退守潼关。

吐蕃军在剑阁，汉中的坚城险关下屡遇挫折，索性在剑南道流窜开去。九月中周令仪到达汉中，与剑南军商议后决定由龙城军据守汉中，剑阁一线，剑南军回军益州，与各州守军配合伺机将吐蕃军赶出剑南道。不料进军剑南的吐蕃军只是偏师，使计牵制景军主力。承平日久的景国与没有行伍经验的元昭帝果然上当。待沿路眼线探知龙城军，朔方军动向后，吐蕃主力马上连同吐谷浑，燕然主力一同取道陇右，一路攻克甘州，凉州，由西向东直奔长安而来。

第三节，长安围城

南线汉中-剑阁和北线的怀远虽还能依险坚守，东西两面战线已经离长安越来越近。由于年初的雪灾与蝗灾，关中地区粮食产量已经不如往年。又遇上如此四面狼烟，秋收受阻，四方运往关中的粮道也大都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离战线尚远的京畿地区也纷纷遇上袭击：开始是各地官府，军营和驿站，接着各地的大户人家也开始遭殃。当地官府驻军的调查都毫无头绪，对此束手无策，毕竟离战线尚远，周遭也没有能造成如此规模破坏的流寇。

灵隐自从接到各方起兵的消息后，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长安周边大约花了半个月。虽然以北斗为首的主力悉数来到关中，但重点驻防宫廷，军营与公共设施之后，人手捉襟见肘。面对各地频发的袭击事件，难以预防甚至及时到场营救，只能能通过现场留下的气息断定，作乱的并不是敌军奸细或是流寇，甚至不是人类，而是长期活在传说中，大多数成员却都未曾见过的妖。

潼关的御林军，怀远的朔方军和汉中的龙城军得到长安告急的消息，已经是十一月了。两军闻讯匆忙挥师回援，奈何怀远至长安途中多处被燕然洗劫，除坚壁清野之外还占据了交通要道。朔方军一路与燕然拉锯，加之补给线不断被骚扰，历时许久也难以前进。而驻守剑阁汉中的龙城军在剑南军基本控制剑南道形势后便迅速由节度使周令仪率主力回援。奈何蜀道难于上青天，即使昼夜兼程，赶到长安城下，也是腊月中旬了。而在函谷关-潼关一线与高思禄叛军旷日持久地拉锯着的刘归义，麾下原本的六万御林军三卫只剩下一半战力，分身乏术。

此时的长安城已被城西的吐蕃军与城北的燕然军两面合围。京兆尹早将周边府城驻军一并收入城中，加上剩余的御林军一卫与宫廷禁卫，满打满算不过二万武器有余。即使将原本城中居民和四周逃难入城的百姓中青壮男子悉数发给武器编入军中，面对城外燕然，吐蕃，吐谷浑总共近四十万大军，仍然杯水车薪。人力尚且如此，给养更加捉襟见肘：关中产粮本不足以供给京畿密集的人口，元昭十三年的天灾使北方普遍减产绝收，而四处战火又切断了长安通往外界的交通线，江南与中原纵使有万石存粮，也只能远在关外望而兴叹。而敌军虽劳师远征，却一路劫掠就地补充，甚至派出小股部队四处骚扰抢粮。因此胡军过处无不生灵涂炭，百姓即使不被当场杀害，也多因冻饿而死。

长安城外的战火连绵不断燃烧了五个月。数十万联军日夜不绝地攻城，龙城军主力虽已在长安城下，一来为掩护宗室撤离不得不里应外合配合文昌太子率一支禁军从城南突围，此后又分兵一支由龙城校尉周知剑率领掩护太子撤往剑南。二来面对十数倍于己的敌军，即便是百战精锐也无力进攻，只能扎好营寨工事，步步坚守，一面等候援军。

元月底，城内存粮消耗殆尽，箭矢礌石也所剩无多，只能收集敌军射入城中的箭矢与城墙被敌军砸坏的石块抗敌。加之士卒饥饿体力不支，敌军每次攻城，死伤人数愈众。到三月气候转暖，未及处理的死尸又导致瘟疫滋生，城中染病甚重，死者十之二三，青壮者即使侥幸存活，也卧床不起。城外龙城军残部给养也仅维持到二月中，数次与城中守军配合夜里劫营也未取得太大战果。周令仪召集全军选拔死士，本计划让副将领军撤往剑南，自己带领死士突围进入长安城，未想到将士争先恐后要求出战，全军竟无一人愿意撤退。周令仪遂率军趁夜间从长安城南门突入。

被围五月的长安城弹尽粮绝，瘟疫横行，军士尚能手持武器者十不存一二。在敌军四面合围，轮番进攻，加之混入城中的妖四处作乱下，终于在四月十四日被攻陷外城。巷战又进行了三天，至四月十七日，大明宫破，元昭帝率禁军战至最后，以身殉国。从元昭十三年八月高思禄起兵反叛，突厥，燕然，吐蕃，吐谷浑四胡寇边至元昭十四年四月长安城破，记九个月，史称元昭之变。七位北斗除瑶光与玉衡护送文昌太子随龙城校尉撤往剑南外，天权战死与大明宫阵中，其余四人皆与妖战斗至死。

第一章-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完

第一节，

暮湘和朝洛被灵隐中负责支援的天市垣队找到时，已经在密室中被困整整十天了。颜宅通往密室的地道中每隔十步一机关，触发后便会将密道封死，而出口隐秘在住宅远处的农田中，要通过外人协助才能打开。或许是太久不见天日让两人神经过度紧张，当队员挖开密室，看见小姑娘像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将更小的男孩挡在身后，满脸怒气地瞪着自己。天市垣队在勘察完现场后将姐弟俩带到长安，与集结的北斗们见面商定后，让玉衡与瑶光带两人同行，随文昌太子和龙城军一部撤到了剑南。

河北，河东，关中，陇右四道，凡是战火过处，免不了生灵涂炭。但在叛军后方，各地民众纷纷举义，义军不断骚扰叛军运输补给，收复叛军攻占府城，县城。